

後漢書

傳七十九八十

庫	文	閣	內
三	九		漢
二	三		書
二	三		
三	二		類
三	六		
三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32
冊數	56 (- 56)
函號	282 1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淺草文庫



范曄 後漢書八十九

南匈奴傳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

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

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

南匈奴醯落尸逐鞬單于比者醯音火呼韓

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

頃單于八代孫虛問權渠單于于也名替侯

十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

曼單于至此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

十八代也劉放曰注單于烏珠留若鞮單

于之子也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帝為孝

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自呼韓邪

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單于與時以比為

右莫鞮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莫音於六

言反下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

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

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

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

立之遣母樓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

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光武初

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

方平諸夏未遑外事也至六年始令歸德

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

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

帝之代與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

國和親與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

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日淳維自

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

鳴鏑弑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

夏為敵國踞嫚無禮窟厄高祖戲侮呂后事

見前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

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

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

中亂孝宣帝輔立卒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今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颯相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悖慢即此類也

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

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

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

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

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

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

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

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

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

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

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

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

知牙師谷音鹿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

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

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嬀南郡人也前書

曰南郡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
 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
 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
 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
 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
 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
 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
 上書求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
 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

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
 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
 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
 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鞬侯立為單于復
 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
 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
 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三分損二單于畏
 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
 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

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

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蹛音帶又音多

因白單于言莫鞬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

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

馳以報比比懼遂歛所主南邊八郡眾四五

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

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

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

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

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

為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

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

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方賢王莫

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

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

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初

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

并

拒匈奴

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為櫓也

時人見者或相謂

曰讖言漢九世當却北狄地千里豈謂此邪

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

侯率眾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

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

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即將段郴丑吟反

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

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

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

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

眾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

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

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為文也夏南

單于所獲北虜莫鞬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

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

里共立莫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

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

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

後漢書卷之七十九 卷之七十九

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蓋網綬蓋音

名以辰草染綬以因為名則漢諸侯王制辰綠色綬古蛙反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

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

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

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戰曰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

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

置安集掾吏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

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劉

歟曰案文送侍子入朝中即將從事一人將

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

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

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

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

闕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

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

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

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

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

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
 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温禺鞮王次左右斬
 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
 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
 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予各
 以權力優劣部眾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
 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
 此子為孤屠與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
 蘭氏前書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四姓為
 氏前書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

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
 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
 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
 其眾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
 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
 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
 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史
 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
 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北夏罷自後以為常

後漢書卷九十九

北日

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即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粟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鞬目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

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

後漢書卷九十九

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
 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
 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
 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
 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
 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
 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
 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
臣受賞郅支
單于背德被誅以此二者行事曉告之也郅
支師呼韓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

呼韓邪單于者也

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

所得也今立豪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

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

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郅支

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

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

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

元帝時郅支坐殺使

者谷吉鄯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

遂保國傳嗣子孫

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

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
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
斯言不可獨聽又以比單于比年貢獻欲修
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
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
百蠻義無親踈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
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
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
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

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

繒五百匹弓鞬鞞九一矢四發遣遺單于鞬音鞬

居言反方言云藏弓為鞬藏箭為鞞九即箭
箠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劉歆曰正文

夫四發遣遺單于案文多一
遣字緣上文已有齋字也又賜獻馬左骨

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

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
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

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

言更請
裁賜也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

為務等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言不

齊待往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

遺也 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

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

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

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

之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

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緹帶

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緹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

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

弔祭慰賜以此為常弔祭其薨者丘浮尤鞬

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

慮鞬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

護于丘率眾十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

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醯僮尸逐侯鞬單于

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

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擊却之

原陽縣名屬雲中郡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

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子蘇立是為丘除車

林鞬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湖邪
尸逐侯鞬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
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
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
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部須
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
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
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
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

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

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

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又遣

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

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

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

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

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

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

後漢書卷九十九 十三

朔方高闕攻臯林温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漢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劉攽曰按文行其官當有事字此傳中凡十處少皆當益之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郤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劉攽曰按秉傳不為大將軍又真為度遼比多一大字又行當作為也時臯林温禺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

此

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劉攽曰案驛當作譯見上北單于乃遣入且深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反下並同驅

後漢書卷九十九 十三

御製通志卷之九十四

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

前至○劉歆曰按文前當作隨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

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

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

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

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

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

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

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

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温禺

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

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

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

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

下詔曰昔獫狁獯粥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

矣周曰獯狁堯曰魚粥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

絲髮之効澆埵之人屢嬰塗炭堯埵謂儉要之地荼苦也

堯音苦交反埵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

後漢書卷九十四

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

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前父戰於

前書賈損之之辭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白川

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少加

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

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

遼及領中即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

還北虜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

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莫鞬日逐王師子將

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

眾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

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

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劉攽曰按匈奴一種安能盡

取其皮明多匈奴二字或云取其胷皮北庭大亂屈蘭諸卑胡

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

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

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鞬單于屯

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

後漢書卷九十九 五

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
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
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思遠慮遂欲見成就
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
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
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兵又畏丁令鮮卑音令
零遜逃遠去依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
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
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

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父爭出
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
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
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
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
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
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
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
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地願發國中及諸部

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行日
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
且渠王交勒蕪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
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爲
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
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
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
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
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勅諸部嚴兵馬訖九

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
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
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
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
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
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
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
咸皆歸義咸鎮西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
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

後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
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
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眾三萬騎出朔
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
萬人○劉攽曰案文多一人字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
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
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
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鷄鹿塞塞在朔方郡窳
渾縣北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

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

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也右部從

匈奴河水○劉攽曰案匈奴自西繞天山南

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劉攽曰

按文少單于二字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

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

璽獲闕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

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眾最盛

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

後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

○劉放曰案文多一從字

言故事如此

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

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

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

自立為單于將右温禺鞬王骨都侯已下眾

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

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

夔即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

○劉放曰按玉劍四具非是當云玉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

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

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

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

之破滅其眾單于屯屠何立六年薨單于宣

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

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

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

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

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

後漢書卷七十九
十一

後漢書卷七十九
十一

後漢書卷七十九
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
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
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
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
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
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
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
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迺上書告崇崇諷西
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

徽上言南單于安國踈遠故胡親近新降欲
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
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
安定為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變夷
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
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
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
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眾橫暴為
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

事畢之後裁行客賜

言以主客之禮裁亦足量賜物不多與也

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除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拍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米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

獨尸逐侯鞬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莫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

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道也

烏桓校尉任

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
中即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
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隘
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
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
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
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
大都護蘓拔廐反胡罪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
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

七千餘級逢侯遂率眾出塞漢兵不能追七
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
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廐為率眾王又賜
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
留畏懦者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
斬逗音豆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
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為二部自領
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
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

後漢書卷九
三

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
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溫
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始與國同謀欲
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
山谷間為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
烏居戰其眾降於是徙烏居戰眾及諸還降
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
大匠逢侯部眾飢窮又為鮮卑所擊無所歸
竄逃入塞者駱驛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

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
十年立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
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
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
迫千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脩
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
厚加賞賜不答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
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
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

亦不答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二

也年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

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

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即將耿种於美稷

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龐

雄擊之○劉攽曰按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

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懂行度遼將軍音謹

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懂夔傳

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

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顧反也讓責也乃

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

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

氏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

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五年梁

懂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

年安帝永初六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為

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為真將軍

焉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

鄧遵為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

後漢書卷七十九

四年逢侯為鮮卑所破部眾分散皆歸北虜

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士還詣朔方塞降鄧

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

王諸降胡萬餘人脅立為單于既被鮮卑所

破部眾分散若留在匈奴或恐更相招引故

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為永寧

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為度遼將軍時鮮卑

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

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選使新

列衝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

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

太原太守法度代為將軍○劉攽曰按一傳

將軍惟三處沒度遼字以後烏稽侯尸逐鞮

又復擊之明此三處脫漏也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

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

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眾欲殺之有

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

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繫破之斬首及自投

河死者殆盡殆盡也欲死獲馬牛羊萬餘頭

漢書卷九十九

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衆代為將軍其

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

龐參代為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

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右匈奴有左

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

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南

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則在河北也增置

緣邊諸郡兵別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

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

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

宋漢代為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太僕以

烏桓校尉耿曄代為度遼將軍永和元年嘉陽

五年改為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為度

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

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

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

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

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

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

單于開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

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

龜代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

邑單于雖不預謀殺然不能制下即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

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立十三年龜又

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

坐下獄死陳龜逼迫單于及弟皆令自殺又

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眾初合難

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

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

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謨謀孔安國今轉運

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

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

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

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其期約如此則醜

類可服醜等也言等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

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

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
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
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
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
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
伍俱前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
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
關劍戰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
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
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具朝錯三章之兵體因
梁商論其長短故備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
錄之此乃兵家之要

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

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
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
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
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宮儀曰
涼州近羌數犯三輔京兆虎牙扶風都尉將
兵衛護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
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上
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冬遣中郎
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

後漢書卷之七

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半
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
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
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
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繩索
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師還得
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
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順帝永和七年
改為漢安元年
也秋吾斯與莫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

部莫鞮或作莫鞮前書兩
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

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

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

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標
首鐔衛

蓋用玉
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

錦錯雜具輅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

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

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
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

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
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鬪

用古之角抵也。○劉攽曰：順帝幸胡桃宮臨，
注今之鬪角，按用當作朋。

觀之冬中，即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

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

千二百級，烏桓七千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

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

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

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爲永壽元年。匈奴左翼鞬臺耆

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

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熹元年。桓帝之

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

部，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

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

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桓帝詔曰：春秋大居

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

即是桓帝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

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寬宥之。居車兒一心

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單于居車兒立二

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

典語故某者，即是其名。○劉攽曰：法屠特若

案此是兩說中間當有一說二字。

尸遂就單于其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六年

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

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

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為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

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

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

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單

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

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

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

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

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

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

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兀海為亂晉之首

持至尸遂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

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

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

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氏

後漢書卷三十九

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

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也須卜骨都侯為

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

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即於扶羅

海之祖呼廚泉單于呼廚泉興平二年即元海之叔祖初平

五年改為興平元年立以兄被逐不

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

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

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

遷許然後歸國謂歸河東二十一年單于來

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廚泉於鄴而遣去而

遣去卑歸監其國焉

論曰漢初遭冒頓凶黠種眾強熾高祖威加

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

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歌曰平城之事甚

大若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太宗政鄰刑措

不雪憤辱之恥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

也亦近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

戎旗星屬

如眾星之相連屬言其多

候列郊甸火通甘泉

列置候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

而猶鳴鏑揚

塵出入畿內

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寇邊即出入畿內世宗逐煩樓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築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

去京師一千二百里至於窮竭武力單用

天財單蓋也言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

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

也相當宜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

懷柔因為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國呼韓邪遂來臣服因請款關永為

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呼

都尉為烏籍單于并罷關徼之倣息兵民之

呼韓邪五單于也龍駕帝服鳴鍾傳鼓

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倣龍駕帝服鳴鍾傳鼓

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宜帝甘露二年正月呼

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名禮畢使者

導單于宿長平上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

母謁左右當戶及群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

長王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

渭橋咸稱萬歲○劉歆曰南面而朝單于朔

注贊謁者按文多一者字易無復匹馬之蹤更無匈奴匹馬之蹤也

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

行漢傳七十

三

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墓
 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
 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
 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
 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為一世
 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為一世故三世也
 王莽執政始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
 開邊隙也諸夏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
 擾亂方內諸夏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
 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
 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及
 武中興更通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
 宜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言其往來
 不絕金帛常載於而單于驕踞益橋內暴滋
 道言其賞遺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橋內暴滋
 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帛
 以通舊好而單于驕踞自此冒頓對使者

辭語悖慢也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
 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

其患難但以善言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
 報謝而已徒但也

卒移徙幽并之人增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

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

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帝方厭兵間脩文政

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間脩文政

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欲脩文政其後匈奴

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

衝比季父孝單于與以北為右莫韃奉蕃稱

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

後漢傳

臣永為外扞天子總攬群策和而納焉總覽羣臣

之策善均從眾與之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和同而納其降款也

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即之使盡法度

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

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讐

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

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

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

後亦頗為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

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竒數異道同會究掩

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曰三千餘里北虜烏

漠北乃空其地遂破龍祠焚罽幕阮十角括三千餘里也

闕氏音古督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為刻石立

銘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單于震懾屏氣登臨翰海封狼居胥山也

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漠北既空宜即

遷南虜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

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眾居之于時遂為

為內也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

後漢傳七十九
三十一

變 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績勒燕然乃居
庸才寧可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實憲

責其謀慮使耿國之筭不謬於當世十四年

願永為蕃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

國議乃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單實憲欲立北

許之也許之也許之也許之也許之也許之也

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議即言平易正

之道如此而實實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

之弘遠也而實實矜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

其人又章和二年實太后臨朝軍于北屠

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

其人也又章和二年實太后臨朝軍于北屠

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

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成北邊遂復

即宜權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惑哉

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

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

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

兵長史王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奔茂天公實

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已福奔茂天公實

憲斬日逐刊石紀功即宜滅其北庭以資南

憲

變

庸才

願永

國議

許之

也平

之弘

其人

何上

并為

即宜

更立

于朝

會竇

兵長

輔誘

憲斬

日逐

刊石

戎羯

庸才

願永

國議

許之

也平

之弘

其人

何上

并為

即宜

更立

于朝

會竇

兵長

輔誘

憲斬

日逐

刊石

亂興

庸才

願永

國議

許之

也平

之弘

其人

何上

并為

即宜

更立

于朝

會竇

兵長

輔誘

憲斬

日逐

刊石

於永

庸才

願永

國議

許之

也平

之弘

其人

何上

并為

即宜

更立

于朝

會竇

兵長

輔誘

憲斬

日逐

刊石

嘉之

庸才

願永

國議

許之

也平

之弘

其人

何上

并為

即宜

更立

于朝

會竇

兵長

輔誘

憲斬

日逐

刊石

年績

庸才

願永

國議

許之

也平

之弘

其人

何上

并為

即宜

更立

于朝

會竇

兵長

輔誘

憲斬

日逐

刊石

勒燕

庸才

願永

國議

許之

也平

之弘

其人

何上

并為

即宜

更立

于朝

會竇

兵長

輔誘

憲斬

日逐

刊石

然乃

庸才

願永

國議

許之

也平

之弘

其人

何上

并為

即宜

更立

于朝

會竇

兵長

輔誘

憲斬

日逐

刊石

後漢書卷七十九
三十七

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五壩帝

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

不磨矣既勒燕然之後若復南虜於漠北引

為一部則荒服無忿爭之跡邊服息征伐之

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北入居西河

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

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乎左賢王豹

之子劉元海假稱天號縱盜中原吞噬神鄉

丘壩帝宅愍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

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

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為南羽書稀聞檄書有

鳥羽其野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解

上野也

南匈奴列傳第七十九

張臬 王鰲 叟 校正

劉攽曰章懷注書時分與諸臣此卷不
知誰值之最為淺陋不與前同亦疑其
將終篇故特草草耳後之讀者
將以為傳寫之誤聊記之云

九月二十日細井謨校

後漢書卷七十九
三十七

後漢書卷九十九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二

范曄後漢書九十

烏桓傳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俗善騎射弋獵禽獸為事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鄭玄注周禮曰毛之縵細者為毳也貴少而賤老其性悍塞說文曰悍勇也塞謂不通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

後漢書卷九十九

兄無相仇報故也。有勇健能理決鬪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師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招呼，則刻木為信，雖無文字，而部眾不敢違犯。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不相徭役。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杜預注左傳曰：不以道取，略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娉幣。壻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

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其俗妻後母報寡。娉死則歸其故夫，計謀從用。婦人唯鬪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髡頭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箇步搖。箇音言，誨反，字或為憫，婦人首飾也。續漢輿服志曰：公卿列侯夫人紺繒，憫釋婦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之也。婦人能刺葦作文繡織，毼毼。廣雅曰：毼，罰也。反，音也。胡達男子能作弓矢，鞞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糝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糝。

後漢傳
二

子至十月而熟見鳥獸孕乳以別四節俗賈
兵死斂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
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
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乃付託也屬音之欲
反累音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
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敬鬼神祠天地
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
羊畢皆燒之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

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
聽出馬牛羊以贖死其自殺父兄則無罪若
亡畔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
於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
西南烏孫東北焉前書音義曰丁令匈奴別種也令音零烏桓
自為冒頓所破眾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
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
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
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

後漢傳
二

察匈奴動靜

偵覘也音丑政反

其大人歲一朝見於

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昭帝時烏桓漸強乃發匈奴單于冢墓以報冒頓之怨匈奴大怒乃東擊破烏桓大將軍霍光聞之因遣度遼將軍范明友將二萬騎出遼東邀匈奴而虜已引去明友乘烏桓新敗遂進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其三王首而還由是烏桓復寇幽州明友輒破之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

篡位欲擊匈奴興十二部軍使東城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謁去莽不肯遣遂皆亡畔還為抄盜而諸郡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為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廢家受其辜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強

後漢書卷八十一

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院關掩擊之關在代郡烏桓逆知悉相率

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

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

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

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二十五

年遼西烏桓大人郝且等九百二十二人率

眾向化詣闕朝貢獻奴婢牛馬及弓虎豹貂

皮是時四夷朝賀絡驛而至天子乃命大會

勞饗賜以珍寶烏桓或願留宿衛於是封其

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

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

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

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

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吏蓋當時權置也下兵

馬掾亦同也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

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

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甯城縣名前書甯縣作寧

後漢書卷八十一

七

史記寧城亦作寧寧兩字通也

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

歲時互市焉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無事安

帝永初三年夏漁陽烏桓與右北平胡千餘

寇代郡上谷狄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

放曰按魏志名無何而已無允字此下文與降時亦無之緣下有乞字遂此誤有允也

鮮卑大人丘倫等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

騎寇五原與太守戰於九原高渠谷

原郡漢兵大敗殺郡長吏乃遣車騎將軍何熙

度遼將軍梁懂等擊大破之無何乞降鮮卑

走還塞外是後烏桓稍復親附拜其大人戎

朱鹿為親漢都尉

烏桓寇雲中遮截道上商賈車牛千餘兩度

遼將軍耿晷率二千餘人追擊不利又戰於

沙南斬首五百級

畢於蘭池城於是發積射士二千人度遼營

千人配上郡屯以討烏桓烏桓乃退永和五

年烏桓大人阿堅羌渠等與南匈奴左部句

龍吾斯反畔中即將張耽擊破斬之餘眾悉

後漢書卷五十五

降桓帝永壽中朔方烏桓與休著屠各並畔
中即將張奐擊平之延熹九年夏烏桓復與
鮮卑及南匈奴鮮卑寇緣邊九郡俱反張奐
討之皆出塞去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
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
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蕪僕延衆千餘落自
稱峭王峭音七右北平烏延衆八百餘落自
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中平四年前中
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

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
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
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少
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蹋音大總攝三郡衆
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
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
遣兵助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
延烏桓烏延等皆以單于印綬後難樓蕪僕
延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

後漢書卷八十一

頤猶秉計策廣陽人閻柔少沒烏桓鮮卑中
為其種人所歸信柔乃因鮮卑眾率殺烏桓
校尉刑舉而伐之袁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
及紹子尚敗奔蹋頓時幽冀吏人奔烏桓者
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
平河北閻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為
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
於柳城斬之首虜二十餘萬人袁尚與樓班
烏延等皆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並斬送
之其餘眾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鮮卑傳

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
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
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
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
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
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又有貂豹鼯子皮
義曰端角似牛角可為弓
毛菜蝮貂音女滑友鼯音胡昆反故天下以

爲名裘漢初亦爲冒頓所破還竄遼東塞外
與烏桓相接永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
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
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
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彤傳
由是震怖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
年鮮卑始通驛使○劉攽曰按驛當作譯見上其後都護
偏何等詣祭彤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
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

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
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
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爲王滿頭爲侯時
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
年祭彤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
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
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爲常明章二帝保塞
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
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

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

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

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

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

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

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

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

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

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

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

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

六十萬以家二人為即授福咸各錢十萬除

一子為即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

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

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窳城下通胡市因築南

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

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

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

也郡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

聚不令寇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

在今營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

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

郡兵奮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

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

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發

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

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

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

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

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

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

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眾又發積射士三

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

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眾詣鄧遵降奉

貢獻詔封烏倫為率眾王其至鞬為率眾侯

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

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破散功曹楊穆
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
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
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爲兩道救之常
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
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
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
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爲
數道攻南匈奴於蔓栢

縣名屬五原郡也

鞬日逐

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
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
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即將張
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
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
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晷發緣邊
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
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
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

後漢書卷八十一
三

朔方六年秋耿晔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序救反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眾君陽嘉元年冬耿晔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鹿率眾王侯咄歸等○劉攽曰案魏志此眾等出塞後乃封為率眾王侯長也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眾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晔乃移屯

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眾詔賜夫沉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其後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拓帝時鮮卑擅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殺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電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

後漢書卷八十一
三

視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
名擅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
抄取其外家牛羊擅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
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
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擅石槐
乃立庭於彈汗山歡仇水上歡音昌去高柳
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
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
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

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擅石
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北
寇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
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
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
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
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
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擅石槐
為王欲與和親擅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

乃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
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
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
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
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
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
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
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
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

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
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
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
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即將
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即蔡邕
議曰書戒獯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
獯夏寇賊姦宄獯
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
義曰鬼方
遠方也

周有獫狁蠻荆之師詩小雅曰顯
允方叔征伐

獫狁蠻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

荆來威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至征討殊類

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

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

闕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

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

民俱匱至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

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等領天下鹽鐵敢私

人不得賣也又筭緡錢率緡錢二千而筭一

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

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民不堪命起為

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秦

等阻山攻城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

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既而覺悟乃息兵

罷役封丞相為富人侯封丞相千秋為富

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

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夫以世宗神武將帥

良猛財富充實○劉放曰案所拓廣遠猶有

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

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
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
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
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
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
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
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眾人轉運無已足
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
蚿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癩疽蚿音介搔音新到反坪蒼曰癩

音必燒反杜預注左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

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

呂后棄慢書之詬詬取也音方之於今何者

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

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

賊國解見西域傳豈與蟲螳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

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盱食乎盱

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夫專勝

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眾所謂危聖人不

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

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

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前書音義

曰廝微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

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

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

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

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

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適于時

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

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

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

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

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

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

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

入幕府為士卒費謹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

烽火邊無失亡也前書王莽發三十萬眾十道出擊匈奴莽將

嚴尤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

後漢書卷之六十六

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
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
命將出征之盡竟而還得中策武帝選將
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為下
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養社稷
是為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
嚴尤論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
之當矣

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楚大夫

王曰晉之事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

君臣曰可矣匈奴中即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

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擅石槐命三部大人

各率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

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

贖為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

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眾日多丑畜射獵不

足給食擅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

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字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

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

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冲擅石

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

及父亦數為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眾畔者

後漢書卷之六十六

七

兄

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

廉縣名屬北地郡

射

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兒子魁頭立後

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眾遂離散魁頭死弟

步度根立自擅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

論曰四夷之暴其勢互彊矣匈奴熾於隆漢

西羌猛於中興而靈獻之間二虜迭盛石槐

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

土其陵跨國中結患生人者靡世而寧焉然

制御上略歷世無聞周漢之策僅得中下將

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贊曰二虜首施鯁我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

離

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

鰲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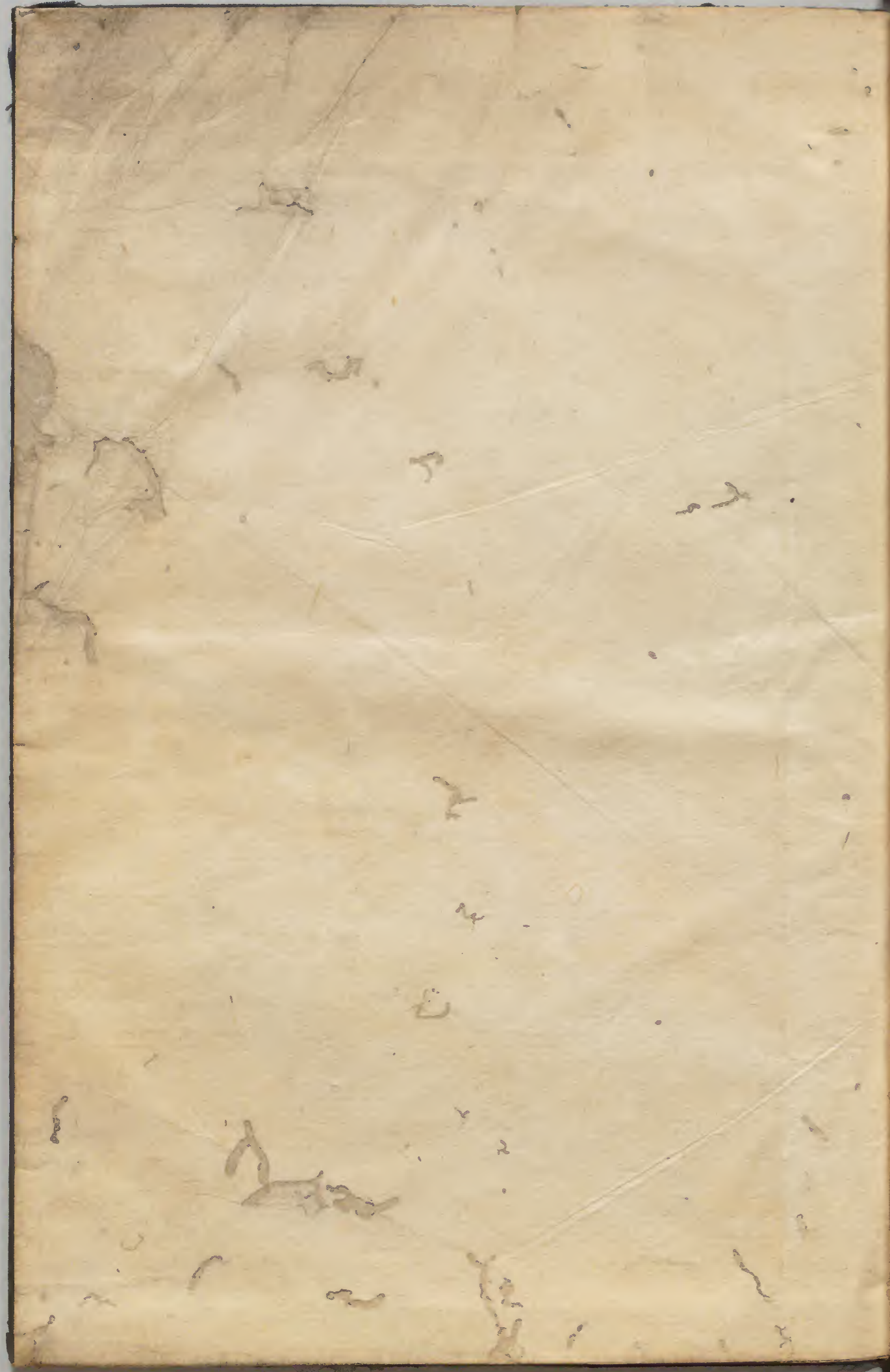
校正

前進士儒學錄充經師張

稟

校正

試員鈴木洋福知劑校正



行...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